

大學衍義補

自百五十七
至百六十

0412
76
60



門仁2
蹄 76
卷 60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七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 許 閱
濬 進 呈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上之

易乾元亨利貞

程頤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五十七 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上

一

費註

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朱熹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臣按乾之三畫，萬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

萬世義理之宗。在天則為春夏秋冬，在人則為

仁義禮智，流行於天地間，則為元會運世。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曰：卦下之辭為象。未子從而釋之，通謂之象。

象者言一卦之義。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

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天，天之

道也。天道始萬物，萬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

句句是聖人句，是乾道何后人之質析。惟天子當之，今云六龍，人人可乘，何其妄也。三可躍而四可揚，有是理乎。然又以羣字化六字，恐泥於所見也。

物流行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享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矣。

朱熹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此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臣按自古言君德者必曰乾乾卽天也乾之所
以爲乾者以有元亨利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

居天之位。必備乾之德。然後足以體天而立極焉。必能貫天德於始終時。乘六陽以行天道。斯為乾德之元亨。必能全萬物之性命。首出庶物。以致太平。斯為乾德之利貞。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程頤曰。它卦象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

此節亦無天道入道之別

人則元者眾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眾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于人則為禮。而眾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眾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

大學後義補 卷一百五十一 四
以長入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
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
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非君子之至健
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朱熹謂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
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入以下四句說人事之
當然乾之文言雖通上下而言然其於人君之
身尤切乾有四德以元爲衆善之首人君必體
元之德以君長乎人然後合乾德而盡君道焉
有此衆善於身而嘉其所會利宜於物正而又

固焉故其於禮也无所恃於義也无所乖於事
也有其幹何者而不出於衆善之元乎是則禮
也義也事也皆善也而元則爲善之長焉夫人
必備衆善之長然後能爲衆人之長上體夫天
德之元中體夫人心之仁四端萬善皆在乎所
體之中萬姓兆民皆在乎所長之下則乾之德
不在天而在君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程頤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太德之人。與其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太德之君也。又曰。人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溼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朱熹曰。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

人之位。故其象如此。又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臣按乾之六爻。皆以龍為象。蓋龍之為物。稟至陽之精神。靈莫測。變化无窮。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之消息焉。然是龍也。始而潛。繼而見。躍又進而為飛。則當五位。則是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易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皆莫有過於此爻者。也是以自古稱頌人君者。必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三十一
六
曰飛龍九五焉。九五之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是言聖人有德有位。制禮作樂。可以有爲。此其時也。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也。是言聖人居上臨下。得時行道。統治萬民。此其象也。又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是言聖人體元長人。以天之德居天之位。此其事也。夫乾之六爻。何者而非天德乎。而五爲天位。乃天德之得位者焉。然是天德也。非一端也。天之德。卽乾之德。乾之德。卽聖人之德。故又贊之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朱熹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

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由是以觀。乾之爲德。大矣備矣。无以加矣。然此七德者。人君固當全備。而無虧欠。然就其中七者而言。而此剛健中正四者。尤爲其要者也。又就四者而言。則剛健二者。尤其要也。又就二者而言。則剛之爲德。乃陽之本體。乾之太用。而於君德尤爲至要者焉。臣願

九五飛天之大人。本乎剛以爲德。有剛以爲體。則

有此一節
以不得知
進退一節
蓋不失其
正乃是天
且弗違之
實事也

之流行者乎。

夫太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程頤曰太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

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朱熹曰太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太人也其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一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格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太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臣按上天下地而聖人居乎其中日月之代明

四時之錯行。鬼神之顯微。聖人无一而不與之合焉。所謂合者。豈區區然以效法比並之哉。蓋聖人居天位。備天德。心與天通道。與天契。一念合天。何往不濟。況地者天之對。而日月為天地之精華。四時為天地之運動。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其大者既合。則其他無不合矣。天既合矣。是以心神運動。天人合同。視於无形。聽於無聲。先天之意。而有所為。非有意於求天之從而。天自不能以違我也。承天之意。與時偕行。因其時序之常。而制為時措之宜。無非以奉乎天。而

已。是則先於天。而天不違我。後乎天。而我不逆天。自非聖人德合乎天。何以能先後於天。而相與之和同也哉。然則未至於大人之地。而居大人之位者。何以致其力哉。亦曰公而已矣。朱子所謂蔽於有我之私。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則非公矣。天者公而已。聖人無私。亦天也。此其所以與天合歟。既公矣。又何加焉。曰敬。既敬矣。又何加焉。曰勤。公以主之。敬以持之。勤以行之。則吾心與天心合。而不梏於形體之私。而與之相通矣。故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

強不息勤之謂也。

觀之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柔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

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臣按。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以聖人之政教。必體天道之妙用。而施之於民。亦如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神妙而莫可名言。爾後世虛誕之君。諛佞之臣。故為怪誕虛幻之事。託

鬼神以眩惑愚民而謂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也乃至假河圖洛書以文其姦嗚呼臣之誕將以求富貴雖欺誑其君而不顧也君之誕將以求福壽雖矯誑天帝而不忘也吁君固不可欺也天其可誣乎

賁之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頤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

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胡允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臣按先儒言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夫人君之爲治期於化成天下必欲舊染之俗皆變而新已化之俗皆成而久其道何繇亦惟用乎人文而已蓋盈天地間皆人也人人皆有彝倫次序尊卑上下親疎遠近等級分明各分整

此情意周流燦然文采有可觀者是謂之人文
因其人有是文爲之品節焉爲之制度焉爲之
威儀焉爲之采章焉爲之典禮焉爲之車服焉
爲之經籍焉爲之聲音文字焉以是而化天下
之人而使之皆成夫文明之俗聖人用賁之道
如此豈非爲治之要道哉

恆之象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
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
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頤曰恆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恆宜得其
正失正則非可恆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
恆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恆久之道人
能恆於可恆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未
有不動而能恆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
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
者也故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唯隨
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
人之泥於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極言常理日月陰
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

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朱熹曰。恆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

臣按。為治之道貴乎能恆。恆則能久。久則可大彼朝令而夕改。歲異而月不同者。必不能待夫必世之久。而致治具之周備。仁恩之洽浹也。太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又曰。易簡理得。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也。

大學後義補 卷之三
臣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是天地之理不外乎易簡而已聖人中立兩間
以其一心之易簡而合乎天地之易簡行其所
無之事順乎自然之理由一身而一家由一家
而一國由一國而之天下凡有所脩爲舉措莫
非易知易從之事可久可大之業而所謂暗昧
傾險勞擾繁雜者無有焉如此則與天地同體
而天下之理皆得於我矣上焉而天天之理以
易下焉而地地之理以簡中焉而人人之理兼
天地之簡易而有之然人皆有是理而不能得

賢人雖得是理而不能盡得天下之理而盡者
其聖人乎惟其盡得是理所以成位乎天地之
中而與天地參而爲三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
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程頤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
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
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
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
日新无窮也

朱熹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張子曰。富有者。大而無外。日新者。久而無窮。

臣按。真德秀謂此章。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無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吁。非富有。不可以言太業。使凡天地之間。有一物之或遺。有一處之不到。非富有也。有而不富。謂之非業。固不可謂之太業。則未也。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使

天地聖人之所以一者。惟易也。

凡宇宙之內。有一息之或閒。有一隙之暫已。非日新也。新而不日。謂之非德。固不可謂之盛德。則未也。有志於二帝三王之盛。雍熙泰和之治者。尚當體有心之聖人。而法无心之天地。以成其盛德大業也哉。

以上聖人功化之極上上之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七終

大學衍義補

卷五十七 聖神功化之極上上

五

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惟堯性之是以信
恭而能讓也。上天下地也。堯德之盛如此。故其所
及之遠如此也。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
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
中開卷第一義也。

金履祥曰。放勳二字。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
為堯稱焉。

克明明之也俊德大德也以親九族高祖至玄孫九族既睦平均也
章明也百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協和萬邦天下諸侯之國
黎也民於變惡為善時是也雍和也

朱熹曰。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言堯推其德自
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金履祥曰。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
人治天下。其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成化。一
則布德施化。推而廣之也。

臣按。真氏謂堯典為大學之宗祖。既載此於衍
義之首篇矣。而臣於此又載之。於治國平天下
之末者。蓋載之於前。以見帝王為治之序。載之
於後。以見帝王治化之成。蓋盛德發越。而至於
光四表格。上下聖德推行。而至於黎民於變時

雍治化至此可謂成矣。吁。堯之為帝萬世帝王之宗。虞之為書萬世經典之首。論君德而至於堯之欽明文思安安。論治道而至於唐之黎民於變時雍。所謂聖神功化之極。茲其標準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按自古稱帝王者必曰五帝。而孔子刪書特始堯典者。蓋帝堯五帝之盛帝也。其所以為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以為天下之君者。以其有廣運之德焉。推原其所自。蓋自欽明中來也。蓋欽則敬主乎中。而萬變莫能踰。明則光燭乎外。而萬物不能蔽。是故脩己以安百姓。繼照以臨四方。四表之大無處而不通。萬世之遠無時而或息。此其德之所以廣運而上足以膺天命。下足以統人羣。而為萬代之盛帝也歟。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蔡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

陳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謂之方者。曰新不已之意。所謂致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寧。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也。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

臣按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太甲者也。太甲湯之孫也。伊尹欲以其祖成湯之成德。以

告太甲。而必先言夏后之世者。詩所謂殷監不遠是也。蓋人君為治。不難於得民。而難於得天。苟不得天。則天災時至。百物不成。山川鬼神無以供其粢盛。而不得其寧。鳥獸魚鼈不得遂其生育。而有所不順。此人君之為治。所以必貴乎懋其德也。德而懋焉。則勉勉而不怠。懋德而方焉。則進進而不已。允若是。則陰陽順序。災害不生。物無疵癘。民不飢寒。流峙之山川。幽明之鬼神。陸產之鳥獸。水產之魚鼈。無一而不各止其所焉。治效而至於如此。豈非功化之成也哉。

洪範初一日五行。水火木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視
 次三曰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次四曰協用五紀。聽思
歲。月。日。星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
辰。曆數次七曰明用稽疑。雨霽蒙驛次八曰念用庶徵。剛克
柔次九曰嚮用五福。壽富康寧攸威用六極。凶短
煥寒風時。次九曰嚮用五福。好德考終命威用六極。折疾
憂貧惡弱。

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

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

此哉

臣按。真氏謂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耳。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爲萬世著龜也。臣竊以曰爲非獨可以爲萬世著龜。其實萬世之法令格式焉。治世之大經大法。不出此矣。爲學而究乎此。則能通貫天人之理。爲治而原乎此。則能同天人之際。洪範者。天人之學也。學而至於貫通天人。在學者則爲學問之極功。治而至於和同天人。在人君則爲聖神之能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蔡沈曰。皇。君。建立也。極。猶非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金履祥曰。其有極。指人君所有之標準也。

臣按。皇極。一疇。洪範九疇之樞紐也。人君盡五

倫之道而立為天下之標準使四方萬姓皆於此而取則焉所謂極也然其所以建立之於上者豈人君之所獨有哉蓋天下人人所有者也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立必待帝王者出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於上而威儀言辭皆可以為民之標表脩八政於下而法度政事皆可以為民之準的則民所有之極於是乎建矣且人君居五位之尊而盡五倫之至而為斯民之極則在君者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矣人君不徒有是福於已而又敷布之以錫於天下之眾

軌按莫而
二字恐有
誤

民使之皆富皆壽皆康寧皆考終命皆攸好德焉夫然則在民所有之極莫不於是而皆有以建立在君所集之福莫不於是而皆得以享受嗚呼為治而至於萬方億兆皆享太平之福何莫而非自人君一身建極始哉
聖祖條成大誥有曰為民造福蓋有得於洪範斂福錫民之意於數千載之下宜其一世民物壽考康寧惇德好義家家有蓋藏之積人人遂首丘之願有以也夫

聖子神孫所當承家學衍世澤以福天下之人民

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則斯世斯民其受福也無窮盡矣。

無偏也。不中。無陂也。不平。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不公。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易。無反也。倍常。無側也。不正。王道正直。不偏邪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蔡沈曰。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平平。正直。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

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

朱熹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耳。

臣按。先儒謂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蓋是福君臣同有。君之所建者。即民之所所有。而民之所以會而歸之者。雖君所建。亦已之所所有者也。可見天理人倫。原於帝降之衷。具於秉彝之性。人人所有也。而不能以皆中正。必待人君之立。為標準。俾天下之人。皆於是乎取則。然君於此。豈求之於外哉。亦即吾身之所

有者而建立之耳。君有是極，民亦有是極。君之所建者，民之所有也。民之所以會而歸者，君之所有也。君臣上下，各盡其人倫之常，無太過焉。無不及焉。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此也。居五位之尊，當建極之任者，要必正身脩德，惇典庸禮，卽其所有者而建立之，以爲之標準，使夫四方萬國咸會而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焉。

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休曰：統，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

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臣按：統者，所以統天下之不一也。天下咸統於一王，而奉其正朔，朝覲會同之畢，赴謳歌獄訟之皆歸國，不敢異政，家不敢異俗，車必同軌，書必同文，是則所謂大一統之治也。春秋每年必書春王正月，公羊氏曰：大一統也。何氏謂自公侯以至於庶人，自山川以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夫事必謹始，然後有終。春秋所書所以謹始，而此載公羊氏之

說於成功化之未者欲其有終也

似是而非
與使之
本具矣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與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穎達曰此先明五帝時也

陳澧曰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自私也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脩為者和睦是以親其親

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於良奧之家貨財民生所資以為用者若弃捐於地而不以時收貯則廢壞而無用所以惡其弃於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貯以資世用者足矣不必其擅利而私藏於己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詐共事則欲逸已而勞人不肯盡力此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獨營己事也風俗如此是以姦邪

之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滅而不起。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臣按此禮運載孔子之言。說者不以為然。然其所謂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凡若此者。非但五帝時為然。凡夫為治。皆不可不然也。夫然則普天之下。億兆之眾。人人各止其所。而無一人之或失其所矣。為治而至於使天下之人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由一人積而至於億兆人。人人皆

然。而在在無不然。豈非大同之世乎。魯孔子生春秋之世。而不得位。尚且有志於上古大道之行。而期於為大同之世。矧夫居天位。有可為之勢。輔明君。有可為之時。而不思所以復古乎。

是后入語

四體四肢也。既正。膚革外。厚皮。革膚內。厚皮。充盈。人之肥也。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吳澂曰。上文以身之肥譬兩間之順。故先言此。以足上文取譬之說。然後廣言家國天下之順。以實所譬也。然不曰家之順。國之順。天下之順。而曰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者。因上文以肥譬順而言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親。夫義婦聽。而其情不睽乖。此一家之順。大臣有持循小臣有分辨。設官以治職。分職以居官。不相紊亂。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非相爲賜。此一國之順。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車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適。諸侯邦交。互相施報。大夫言行俱

有律度。庶士忠順。各無欺僞。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天下之順。

臣按。先儒謂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大學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人君爲治。使夫內而一家。外而一國。又遠而天下。皆如一人之身。四體順止。膚革充盈。九竅百骸。肢節筋骨。氣充於中。體全於外。晬然有溫潤之澤。胖然有舒泰之容。治天下而至於此。豈非大順之世乎。世而至於大順。則生有所養。而不至於凍餒。死有所送。而不至於暴

露非但生人得其所幽而神明亦皆得以享祀於冥冥之中矣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

露之澤地出醴泉泉之味山出器車山木自河出

濃如膏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當作龜龍在宮沼其餘鳥

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程頤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

體信達順之道

朱熹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

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

而無所不通也

吳澄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

先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下之

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充而為國家

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順焉夫

順理淵微初無形像今兩間嘉瑞昭然顯著此順

之實迹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實也

臣按天人之際微矣人君脩德所以盡乎人道

大學後義補 卷一百一十五
也。而天道往往應之。蓋天以是理賦之人。人受是理於天。天人之分殊。而其理一。是故在人。之理。即在天。天之理。人盡之。道。則天道即此。而在。人道盡。而天道亦盡矣。理盡於下。則氣應於上。隨其所感。而證應隨之。所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者也。是以人君為治。所以貴乎能脩禮以達義。禮者敬而已矣。主敬以脩禮。達之於天下。使其皆知其所當為者。而為之。則義達矣。人人皆主敬以行禮。則虛偽之風不作。

而惟信實之道是體。是行。由是協氣嘉生。熏為太和。而至順之氣。充塞於兩間矣。動物者得氣之最先。故古人以四靈物至為善治之應。夫人君致治。而得四靈之畢至。豈非體信達順之極功。而何哉。

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劉彝曰。節其心。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使之言。而無乖戾。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行為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無敢廢。然後禮

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王天下者之治道備矣

臣按禮樂刑政四者王道之治具也謂之四達者東西南北無往而不通也王者之為治能使禮脩而樂和而又有政以行之政有不及而又刑以輔之則凡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敢有越禮棄樂于政犯刑者矣王者之道豈非完具大備乎人君以此四者以為治於天下不徒有出治之本而又有為治之具不徒有為治之具而又有為治之法本末兼該始終相成此所以

為王者之道行之天下萬世而無弊也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文章於成
功後見之
有人文則
化成天下

朱熹曰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焞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

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臣按自開闢以來之君以堯為稱首其功業文章巍然其高大煥然其光明萬世帝王所當法則者也。蓋帝堯繼天之統故準天以為治帝王承堯之後當準堯以為法。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熹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頤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張栻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浹仁政熏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矣。

臣按仁者人心之德人人有也。人人有此仁而莫不皆有惻隱慈愛之心。然為利欲所昏蔽而喪不忍之心者多矣。是以相爭相奪相棄相殺而為不仁之事不自知也。惟聖人者出以仁心。

煦嫗之。以仁政率誘之。而不仁者又爲之禁戒。是以一世之人莫不相親愛。相矜恤。而興夫仁慈忠恕之風。以至於淪肌膚入骨髓。若大若小。若遠若近。若親若疎。生者相衛護。死者相憐惜。無一地之無仁。無一人之不仁。無一事之非仁。若是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非積久而至於數十百年不可也。夫有作者於前斯有述者於後。無作者以興之則其本不立。無述者以續之則其事不延。要必作者有恆心。述者有孝念。然後有以成必世之仁。是故有堯而無舜不能也。

文武而無成康不能也。故欲成必世仁厚之俗。必須有繼世仁厚之君。此自古人君廟號皆必以孝爲稱。而以善繼述爲孝道之達者。此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熹曰。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之稱。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

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法。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臣按。已者。我之一身也。人者。對已之稱。則與我為二矣。至於百姓。則人非一人。凡盈天地間。具人形體者。皆是也。君子所脩者。一已耳。以一已而雜乎百姓之中。微乎微者也。以我一已之脩。而致天下之百姓皆安。我何苦欲肆一已之欲。而為百姓之害。而不求所以安之哉。是以古之帝王為百姓。故孜孜然以脩身。而其所以脩身

者。兢兢然以持敬也。堯舜之治。至於黎民時雍。萬邦咸寧。而其心猶以為病。後世人主。宮闈之中。且有怨女。輦轂之下。率多巧夫。房闈之外。已有呻吟之聲。左右之間。每形怨恨之語。方且受諛詞。以為太平盛治。哆然以張大。欣然以慶幸。自以為唐虞三代。不是過也。是何人品高下之懸絕。而所見之不同如此哉。蓋聖不自聖。愚者不自知其為愚也。是故人君為治。必須至於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百世之遠。無一人一物一處之不得其安。然後有以為功化之極。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一十一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朱熹曰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充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己爲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爲而治者何邪朱熹曰卽書而考之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踐

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因其時之無事而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久長而不替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恭己之道則必怠惰肆放宴安酖毒其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矣又如老氏有所謂無爲者亦是簡忽聖人無爲卻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哉

臣按自古稱帝王之盛者必曰堯舜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成功文章而已舜之治無所爲

所可見者恭已南面而已堯授舜以天下非徒傳之以位而實傳之以心堯之心何心哉敬而已敬而著於容是之謂恭舜之恭已即堯之允恭也舜受堯之傳以此恭已之容而正夫南面之位堯之成功已巍然矣堯之文章已煥然矣尚何事作為哉於是而更有所為則是作聰明也舜豈為是哉後世人主不務恭已而但欲無為則是怠惰恣肆而已矣豈其無事可為哉事有可為而不肯為以致廢弛敗壞而不可救藥天隙祖宗之成功壞國家之善治貽生民之隱禍

是徇虛名而自詒伊戚也嗚呼可不戒哉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上之
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九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朱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
 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
 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九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朱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

大學之道
絜矩之道
全要有方
法有方法
便有次序

大學衍義補

卷二百五十八 聖神功化之極中

十一

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汗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問於朱熹曰。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

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竅鬼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

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

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旣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致知格物之說者。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啟其

大學後義補 卷一百五十九
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啟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者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

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以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

大學後義補 卷之五
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太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

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臣按。大學經之全章。真德秀旣已備載於前編矣。而臣復節其辭。載於崇教化條。而此於成功

化下。又載焉者。所以原始而要終也。蓋明明德而不止於至善。則是安於小成。新民不止於至善。則是狃於近利。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大學之道盡善盡美。全體以立。大用以行。聖神功化。於是乎極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於朱熹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訓格物千
言萬語不
如此註直
截

大學衍義補 卷之三十六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自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

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

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
 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
 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
 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
 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
 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
 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
 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
 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
 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

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
 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
 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
 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
 荀揚哉。

或又問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至於國治而后天下
 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
 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
 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
 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

大學後義補 卷三十一
八
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或又問之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

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臣按宋儒朱熹既著爲大學章句。又設爲或人之問。而發明旨趣。書成錄以進于其君。且曰。太學經文。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增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

大學後義補 卷一百一十一
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
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
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朱熹以此言進於
其君。期於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見意誠。心正。身
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謂之效者。用之而驗
也。臣謹錄其言。而綴於其所著書之末。蓋期世
之爲治者。必推其效。至於天下之平。而後已。尤
若茲。斯爲聖神功化之極。伏惟

聖明。深加之意。則朱熹所以告其君者。所謂大學
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在當時則爲虛文。在今日

則有實用矣。臣不勝惓惓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朱熹曰。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
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
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
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又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
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
爲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

或問於朱熹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
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
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
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畊田鑿井。而享
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
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臣按。明德新民。能使人沒世而不能忘之。如此
則其治化之所及者。又不止在當世而已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

朱熹曰。老者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
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
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
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
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
矣。

或問於朱熹曰。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
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

只是一處
置得宜而
天下平

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
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
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
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己者如此。
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
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
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
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
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
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

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
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
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
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
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
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
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
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
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
而各就其中。按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

大學後事禮
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

礙而不能通矣。

臣按平天下之道。不外乎化之。處之二者而已。蓋人君以一人之身。而臨天下之大。地非一方。不能處處而親履之也。人非一人。不能人人而親諭之也。必欲治而平之。豈能一一周而徧之哉。夫我有此本然之性。而人亦莫不有此本然之性。我盡我本然之性。使之觀感興起。而莫不盡其本然之性。皆如我性之本然者焉。是則所謂化之也。夫我有此當然之理。而彼亦莫不有此當然之理。我以我當然之理。推之。以量度處。

能量度而後能處置

大學後身補 卷五十六
置使彼各得其當然之理。皆如我理之當然者。焉。是則所謂處之也。蓋化之以吾身處之。各以其人之身。其人所所有之理。即吾所有之理。是理也。具於心而為性。人人皆同。以吾之心感入之心。上行下效。各欲以自盡。以已之心度入之心。彼此相方。各得其分願矣。必使物我之間。上下四旁。不相侵越。前後左右。不相違背。面面得其所處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槩而視之。累而觀之。皆截然正方。無高低廣狹長短不均之處。是則所謂絜矩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

下之大。將無一人之不得其分。無一事之不得其理。無一地之不從其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恤其孤。由家而國。國無不然。由國而天下。天下無不然。所謂王道平平。王道蕩蕩。王道正直。端有在於斯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朱熹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

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臣按先儒金履祥有曰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者也天下至廣也天下之人至衆也孰爲經制之方孰爲統馭之略傳不一言焉而惟諄諄以絜矩之義反覆言之蓋天下雖大億兆

雖衆然皆一人之積耳夫乾始坤生塞體帥性而爲人人情固不相遠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體天下之心以天下人之心爲一人之心推而度之槩而取之則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此絜矩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大學傳之十章反覆推明固不一節要其旨意不過一綱二目而已一綱卽絜矩也二目則財利也君子小人也目雖有二其因一耳蓋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害天下

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是故十章之傳，第一節以起絜矩之道，第二節以解絜矩之義，第三節明絜矩之得也，第四節明不絜矩之失也，第五節則總得失之說以結之，第六節承得衆之說以明有財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節因有財之說以明內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節並論財民聚散之效，第九節獨指貨悖出入之應，皆絜矩與否之類感也，第十節則總善不善以結之，此皆就貨利一且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一節承上文善字以

明好善之實，十二節承上文實字以明仁親之實，此善絜矩者也。十三節引秦誓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十四節絕小人之決，絜人心之所惡，而仁人得好惡之正也。十五節以戒用君子之緩，還小人之不能遠，知絜人心之所好惡，而未能盡好惡之道者也。十六節感君子小人進退之失，以言好惡拂人之菑，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惡者也。十七節則又總得失之說以終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且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

也。十八節即財利，一目以指國家生財之有道。十九節即君子小人，一目以論仁不仁者之於財。二十節明仁義之說以總之。二十一節明君子之不專其利，絜矩之心也。二十二節明小人之必專其利，絜矩之反也。兩結之以義為利之語，即上文以善為寶之意也。此傳十章之大略也。節段雖多，其綱則一。綱目雖異，其歸則同。參而伍之，經而緯之，反覆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語者大，其辭詳而所持者約。誠平天下之要而大學之極功也。為人君者，誠能即一人而絜之。

大學 合人人而矩之，絕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大同，得其所好，同慝其所惡，親賢祿利，各得其所。天下其有不平者乎。臣謹詳履祥此說，推明治國平天下章之旨義，無餘蘊矣。朱熹所謂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所謂此者，指絜矩而言也。平天下之要道，端莫外此。臣故詳載之，以為願治之聖君告。嗚呼，為學而至於平天下，學之道盡矣。為治而至於天下平，治之道極矣。曾子親受大學於孔子，其傳真切明實，故其為書鑿鑿乎，皆布

帛菽粟確確乎皆參苓芝朮無有玄妙高虛之
談無有宏闊夸大之見此真孔門傳授心法儒
者當世守之以為輔世長民之術人君當世傳
之以為化民成俗之本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中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九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六十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下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熹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
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
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一
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又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殞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

而又安可誣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又總一言以結之曰聖神功化之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為學為治之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吁上而天下而地萬物羣生於其中人為物之靈人君又為人之最靈而至貴者也以最靈至貴之人立乎天地之間出乎人物之表大而能化神妙莫測參贊兩間而為三才之主首出萬物而居五位之尊具天

地之氣以生而能定天地之位受萬物之養以成而能致萬物之育是豈無故而然哉亦惟本乎一心焉耳其心之體為性而有天然自有之中戒懼以致其中所以守其未發之大本而天命之性於是乎養矣心之用為情而有本然自有之和慎獨以致其和所以精其中節之達道而率性之道於是乎全矣先儒謂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功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在戒懼恐懼慎致六字而已孰謂聖神功化之極而有外於人之一心哉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朱熹曰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

如此解書而樹威福者多矣非訓也

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木臣按中庸此章言九經朱子於或問其言詳盡真氏既已具載於前編矣夫九經始於家中於國終於天下至於柔遠人懷諸侯極矣柔遠人而四方有歸服之誠懷諸侯而天下有畏威之效是則內而五服九州外而九夷八蠻德澤之所及者化彊梗而為柔順威聲之所震者變疑貳而為畏服矣推原所自何莫不本於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內外一於誠敬之所致哉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有此一節少不得其

次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臣按先儒謂此乃有德有位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嗟乎。孟子有言。人皆可以為堯舜。矧受

上天之付託。而為萬民之父母者乎。既有其位。何患無德。德者。天所賦予。人人有之。行道而有得於心。斯有之矣。然則若何。而致其力邪。下章曰。其次致曲。曲。謂善端發見之一偏。自其發見之厚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與天下至誠之聖人無以異矣。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致曲正是至誠下手處。若云又是一等失之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朱熹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而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臣按。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誠而又不息。然後能久。久。故徵驗於外。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非有至誠之德。

而又有無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蓋至誠之久於中。故其徵驗之發於外者。氣勢自然如此。從容不迫。寬緩自在。所以積而至於博厚。如地高明如天。而其悠遠也。又且至於久而無疆焉。彼夫虛偽妄誕。作輟無常。急迫而淺近。汲汲焉殫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於博厚高明之域哉。觀夫三代盛時。積功累仁。功業盛大。而有道之長如此。秦隋之君。駕虛作偽。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給。而功業如彼之卑。運祚不延。可驗也矣。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朱熹曰。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或問於朱子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

於道路自將偏倚机阻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太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臣按人君治天下車必同軌書必同文行必同倫蓋王者之治大一統而無外也有如此蓋有法制以維持之則世道雖降而不至於廢墜苟有興起者由是而持循之以復先王之舊不難矣故成周盛時之車軌書文至於春秋之時猶同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朱熹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朱熹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至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

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澹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臣按。朱熹謂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一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於至誠之道。極矣。理之在人者。至於至聖之德。盡矣。聖人者。出本至誠之道。以立至聖之德。充積盛

於外者。則如天如淵。功用妙於中者。則其天其淵。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說者謂此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聖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夫堯舜與人同耳。有為者。亦若是。況承帝王之統。居帝王之位者乎。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朱熹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

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淡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胡仲虎曰。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為已之功愈密。則德愈淡。而效愈遠如此。

臣按。四書之中。言天下平者。凡四。大學經文。與中庸此章。乃孔子之言也。大學經文。曾子之所

述。中庸此章。子思之所傳。然大學有八條。自必自。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後可以至於天下平。而中庸則惟一篤乎恭。則可以致夫天下平焉。是何難易懸絕如此哉。蓋大學。聖人教人。為學之道。中庸。聖人教人。守約之方。先儒謂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誠能存乎一敬字之約。而用以盡夫八條自之詳。則夫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即所謂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一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朱熹曰。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張栻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天下所以平者。全係乎此。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天下者。一國之積也。一國者。一家之積也。一家者。一人之積也。人人有親有長。一人有一人之親長。各人有各人之親長。各人親各人之

親長。各人之長。則一家之中。無有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者矣。各家之親之長。皆有以親之長之。則一國之中。爲人親者。皆有以親之爲人長者。皆有以長之者矣。推之天下。天下統乎國。國統乎家。家統乎人。人人皆親其親。長其長。天下之人。不異乎國。國之人。不異乎家。天下無一人不。然無一家不然。則天下豈有不平者哉。雖然。人君以一身中。天下而立。海宇如此。其大也。人民如此。其衆也。安得人人而教之。家家而曉之。而使之皆然哉。故旣正身齊家。以爲之表率。而又

恐上數語
俱少不得
世未有容
頭學問截
斷工夫

設官分職立教設政以勸化之而不從者又有
刑以弼之焉必期於天下之大無一人一家之
為人親為人長者不得人親之長之亦無一人
一家之為人子為人少者之不親其親長其長
也。有子謂孝弟為行仁之本。先儒謂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莫不自此推而行之焉。則天下
平之之本端在此矣。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朱熹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
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張載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頤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
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臣按益之贊堯曰。乃聖乃神。則知帝王之德。莫
盛於此者。後世言治者。必曰法堯舜。非徒法其
為治之迹。必先法其為治之心。欲得其心而效
其迹者。非有其德不可也。然聖人之德。生知安
行。豈易至哉。一惟以之為標準。期積漸以至之
而已。積漸以至之。其道何繇。在乎有可欲之善。
而實有諸已焉。由是充實而美。而至於英華發

外而大焉。大而化之。而至於不可測度。則聖神之德在我矣。

孟子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朱熹曰。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張栻曰。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臣按。人君一身居天下之中。一身至小也。天下至大也。吾脩吾身於深宮之中。何預於天下。而天下平哉。蓋天下之大。藩服郡邑。非止一處。百官庶尹。非止一職。士農工商。非止一民。蠻夷戎

恐脫不得
善言

狄。非止一類。有身者。賴我以生。有家者。賴我以養。我發一念之仁。則彼無不得其所者矣。我興一念之不仁。則彼有不得其死者矣。人情不能無喜也。喜而省刑罰。薄稅斂。是以一人之喜。發而為千萬人之喜也。喜而興土木之功。求珍異之物。吾心則喜矣。如民憂何。人情不能無怒也。怒而除盜賊。去貪殘。是以一人之怒。形而為千萬人之怒也。怒而用非法之刑。興窮黷之兵。吾心則快矣。如民苦何。此君子所以貴乎守也。然事幾紛沓。日至果將何所守乎。亦曰脩吾一身。

而已。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脩。是知脩身之本。又在乎正心也。正心以脩身。則不好聲色之奉。不崇土木之飾。不事異端之教。不爲田獵之舉。不作無益之事。不好珍異之物。不興出境之師。不用非法之刑。凡非所當好者。皆之不好。凡非所當爲者。皆不之爲。如此。則不盡民之力。不盡民之財。不盡民之情。則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物之不遂其性。無一處之不得其安矣。孰謂天下平。不由乎人君之一身哉。此人君之爲治。所以貴乎正心。而大臣之

事君。所以必先格君心之非也。

周惇頤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熹曰。聖人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天地聖人。其道一也。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義。

臣按。天有五行。而總之者曰陰陽。人有五德。而

兼之者曰仁義是仁義者人君脩己治人之正道要術也。人君體天之陽以育萬民使萬民皆遂其自然之仁體天之陰以正萬民使萬民皆由乎當然之義天下之大無一人之不仁無一事之非義天下於是乎平矣。

張載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臣按大學之道其綱領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條自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自

之詳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所謂全體大用之學也所謂聖神功化之極也由物格知至而至於天下平則學問之極功於是乎備聖人之能事於是乎畢矣是以大學一經十傳行其道於當時則有以為一世立太平傳其書於來世則有以為萬世開太平開之於萬世者即其所以平之於一時者也蓋天地有形而無心所以為天地立心者聖人也生民有命而不能以自遂所以立夫生民之命而使之遂其生者則有待於聖人焉吁聖人

闡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堯舜以來。至於文武周公。則然矣。不幸中絕。而孔子繼之。作為大學經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為十傳。惜其有德無位。不能立一時之太平。而實垂之天下後世。有以開萬世之太平焉。不幸而又再絕。歷漢魏隋唐。不能振起。至於有宋。兩程兄弟始表章之於禮記之中。朱熹又為之章句。或問。真德秀又彙經傳子史以填實之。以為衍義。所以推而廣之。擴而大之。使天下後世知大學之書。無一理不該。無一事

不備。而有以為萬世開太平之具也。我太祖高皇帝既以之建學立師。設科取士。太宗文皇帝又命儒臣表正之。以為大全書頒布天下。學校古先聖人所以開太平者。今則真用之以成太平之治矣。大哉書乎。學校施之以為教。則足以成天下之人才。經筵用之。進講則足以輔一人之盛治。

國家本之以持世。則足以延萬年之國祚。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

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誠有在乎大學之一書也。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倫之教。六經之文。萬世之治道事功。皆備載乎是書之中。一世用之。則一世之人蒙其澤。而開一世之太平。千萬世用之。則千萬世之人蒙其澤。而開千萬世之太平。噫。百聖千賢。皆莫能外乎孔子之教。千經萬典。皆不能出大學之書。好治之。

明君輔治之良佐。政不必盡讀天下之書。泛舉古人之事。卽此一書推而行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王道。不假外求。臯夔伊傅周召之相業。卽此而

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臣幼讀此書。偶有所見。晚輯成帙。上塵聖聰。儻見施行。則臣雖死。如生矣。無任懇悃願效之至。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

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六十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六十

三才之德四德之用五倫之義

之義也

以上聖賢教外之辭

此書固在也

此書固在也

